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四七三回 訪奇案無意得兇人 招口供欺心是賭鬼

卻說黃天霸奉了施公之命，到各村莊訪問那個雲裡豬。走了幾處村莊，見那男子、婦女，均不在家，只有些年老婦人、幼年孩子。向他問話，皆是所問非所答，把個天霸急躁得萬分。此時又到了個人家，仍然見一孩子，天霸不得已，問道：「這裡可有姓雲的麼？你家大人向何處去了？」誰知那小孩是個啞子，見來了一個生人，已是驚疑不定，又見天霸那身裝束是個武士派頭，更是啞啞呀呀鬧個不了。天霸見他指手划腳，說不出一句話來，更是怒氣非常，當時罵道：「偏是俺今日晦氣，遇見你這個小雜種，連言語還說不出，還要在世上吃飯。」說著，便匆匆向前而去。哪知這個啞子，見天霸如此模樣，一時懼怕，便大哭起來。

正鬧之時，前面田內早已聽見，隨即跑來數人，向啞子詢問。劈面遇見天霸，疑惑他是個強盜，連忙罵道：「汝這狗頭，白日間想來打劫！不是爺爺寬厚，將你這廝捉住，送到縣衙，送汝一條狗命！」天霸聽了此言，哪裡忍耐得住？轉身喝道：「汝這班混帳雜種！知俺是誰？在此撒野，縣衙裡也管得老爺麼？」說著，便立下身軀，端然不走。也是應該破案，誰知那人見天霸說這大話，不禁搶上一步，舉起拳頭，劈面打來，嘴裡罵道：「老子在此立業，誰不知道俺的大名，你也同拳頭粗作對。」天霸一時聽不清楚，見他說是「拳頭粗」三字，疑惑他說的是雲裡豬，趕著將左手伸開，對定那人拳頭一把揪住，忙問道：「你叫雲裡豬嗎？」那人不知他問的是何緣故，依然怒道：「老子便叫拳頭粗。能將老子的拳擋得住，也是廢話。」

說著，便猛力向前，想收回去。天霸見他承認，也不問是與不是，便將他向身邊一捉，夾在腰間，大踏步轉身便走。來到了鎮上，便在店門外面，摔了下來。那人還是大罵不止。裡面許多人，見門外喊嚷，趕著出來瞻望。見地下躺著一人，天霸左腳踹在那人身上，右手取了條麻繩，便行捆縛。此時施公也就出了店外，見天霸捉來一人，連忙問道：「黃賢弟，且莫動手，讓本院前來問他。」說著，只見天霸將他提起，到了店內，高聲喊道：「汝這廝知道俺是誰？俺乃現任總兵黃天霸是也，這位乃漕運總督施大人。可知道你作的案件，有人在此告你。」

此時店主連忙上前請罪道：「小人不知大人駕到，照應不週，望大人恕罪。」施公道：「本院向來如此。你到城內縣衙投信，命蕭縣令前來會我，本院有話吩咐。」店主聽了此言，哪裡還敢怠慢，隨即傳了地甲，到縣衙而去。施公一面問道：「你這人姓名是誰？還是祖居於此？」還是目下到此？」那人聽說是施大人，心下早已嚇慌，深恐那虧心的事為他問出，連忙道：「小人姓朱行二。」說著，那個臉變了色，戰戰兢兢的現出那情虛的模樣。施公見他如此，連忙喝道：「汝這狗頭，可知你平日的事情，本院已皆知道了。你明是姓雲叫雲裡豬，為何將上兩字改去單說姓朱呢？」朱二聽了此言，方知天霸的言語誤聽，一時急道：「小人實是姓朱，排行第二，只因平時性情不好，動輒與人交手，因此外人起了個綽號，喚做拳頭粗朱二，並非什麼雲裡豬，大人不信，這店中管帳的小二，認得小人，問他便知真實了。」施公本是個依樣葫蘆問這案件，見他說是「朱二」兩字，心下恍然悟道：「這人有眉目了，方才黑雲裡面兩個野豬，分明是個朱二，雲裡豬、拳頭粗，也還順音。」

且等本院來嚇他一番，看他如何回答！」當時喝道：「汝這狗頭，還要提那管帳的小二，他的父親、叔叔皆為你害死，你還想他來辨認麼？」此時朱二嚇得魂不附體，臉上顏色早已嚇變，嘴裡嚕嚕的回道：「小人此事不敢，求大人放我回去。」

正說之間，那個小二已由外進來。忽見施公面前跪著一人，仔細一望，不禁道：「朱二叔，你還在此麼？」施公見他向朱二說話，連忙問道：「此人你可相識？可知你父親身死，便是此人謀害。某非別人，正是現任漕督施某便是。汝可將這人原由，告知本院，本院自與你父親、叔叔申冤。」小二一聽，方知是施公，趕著俯伏於地下，放聲哭道：「小人今日遇見青天，這疑案可以明白了。但是這朱二乃是我父親的表弟，前來借錢，因父親手頭無錢，未能應命；後來我父親死後，他因無人可靠，第二日他便回去了。不知如何為大人捉來？」施公聽畢，冷笑一聲。復向朱二問道：「你這廝可招也不招？當時以何物害他二人？可知本院日為陽官，夜為陰宰，日前你表兄已經告你，我今勸你趕快說來，不然便用刑來了。」當時便命施安取出五根鐵條，約有七八寸長，另外一個鐵筒，有筆筒大小，擺在旁邊。朱二本知施公斷案如神，現在見他一語道破，心下如同小兔一般，過了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大人之言，乃是無辜的牽涉。」

而且小人姓朱，名叫朱二，此乃人人知道，不能因小人的渾名，硬行將『拳頭粗』改作『雲裡豬』三字。若叫小人招供，小人從何招起，豈不將小人冤煞麼？」施公聽罷，怒道：「汝這巧辯，倒辯得清楚！可知瞞得他人，瞞不得本院。本院這刑具向不常用，今日倒要試驗你的手段。」說罷，便命施安將鐵條放在筒內，將朱二的手拖出來，塞在筒內，每指縫夾隔一榻鐵條。

只見施安兩手抱定上面，用力將鐵條一夾，早抱朱二夾得叫苦連天，筋骨畢露。連忙道：「大人饒命，小人情願供來，求大人先行鬆下。」施公冷笑道：「你這廝不到此地步，你心也不死。趕快從實說來，將汝鬆下。」

朱二此時實在是疼痛難忍，連忙招道：「這皆是小人一時之錯，幹出這喪心害理之事。小人家住沛縣□里莊地方，因連年五穀不登，日食難度，所有陳米陳稻，以及衣服等件，又為小人平時賭盡；加之天寒歲盡，無可如何，心想我表兄在這店中有二三□年之久，諒該積聚許多錢文，因此前來想問他借錢度歲。誰知他一毛不拔，也不令我回去，問起他來，便說無錢。」

小人疑惑他現財難捨，便懷恨在心，暗道：『我與他是至親，他竟如此慳吝，何不用個毒計，將他兩人治死？他兒年紀又小，不知世情，便可得他的財物了。』即日主意想定，聽說那藥老鼠藥內放有砒霜。趕到城中，買到兩包末藥回來，和在酒內，以便將他藥死。誰知這裘伯虎未曾吃酒，反被他兄弟裘伯龍吃下，當時並未發作。小人恐他一時不死，訪出真情，反害自己。」

小人左思右想，無計可施，當時便以瞌睡為名，先行走去。卻暗躲在他牀下，到了二鼓，裘伯龍只喊肚疼，未到三更，便大叫一聲，竟自死了。裘伯虎也在房中，聽他這個聲音，隨即起身來問。小人怕他看出破綻，順手便是一棍，打中他的腰下，大叫一聲，栽死於地。小人見他兩人已死，仍舊回到自己房內，次日他便收殮了。」這番供畢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